

加拿大： 美与现实

〔加拿大〕 杰里·葛德士

彭嘉林 梁海译



17208/18

〔加拿大〕杰里·葛德士

加拿大： 美与现实

彭嘉林 梁海 译

1158062

加拿大：美与现实

〔加〕葛德士 著

彭嘉林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八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375 插页 3 字数 75,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788 册

ISBN 7-5407-0342-3/I·258

定价：2.20 元

致中国读者

1981年我到中国访问，有许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和翻译为伴，我的优越感不禁油然而生。古来帝王虽然尊贵，但谁能有这许多饱学的智慧之士伴随？忽必烈有马可·波罗随驾，我却有六至十个富于想象的头脑，变幻术般地为我展现出中国气象万千的河山及丰富多彩的历史场面。然而与此同时，我也深感卑微。面对中国辽阔的幅员，悠久的历史，我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地位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主人的盛待也许使我妄自尊大，但慑服于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我眼前有景道不得，竟写不出一个字来。

回到加拿大后，同行的作家决定合著一本

《七人帮中国游记》，还要我兼任编者。我仍然写不出像样的东西，只拿出几则简略的笔记，加上与阿伯达省华裔作家梁乔治合译的几首李白、杜甫诗，算是勉强交了卷。

但我一直有种预感，认为我会写出有关中国的诗篇。在参观秦皇墓兵马俑后所写的日记里，我便这样预言：

陶俑组成的大军，从地下带来了我久待的信息……尽管成形的诗念只像杜甫浑欲不胜簪的白发那样稀稀落落，但我相信总有一天，诗思会如泉涌，将此信息载向人间。

事实也果真如此。1983年元月，有一天我坐在乡下的书斋里，望着窗外茫茫的白雪。突然，我仿佛听见一位持矛武士俑在对我说话，我录下了他的声音。接着，一位既自负更虚荣的偏将开始了自吹自擂；一位御者对他的马匹也赞不绝口。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到各家图书馆搜索有关秦帝国的资料。我写成了一组九首的“叙事诗”。每一首算是一位陶俑的自白。在创作组诗时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位姓毕的陶匠的形象。他的

智慧与双手，将模特儿们的形象及精神，永恒地保留了下来。

我本欲就此搁笔，但几位秦朝幽灵却纠缠着我，要我向世人传达他们的声音。我便继续写了下去。慢慢地，我发现毕陶匠的影响越来越广，工棚里流传着经济崩溃、时局动荡的谣言和荆轲刺秦的故事，我还给了李斯与乔装的秦皇一席发言之地。

完成《陶俑大军》组诗后不久，缪斯女神又来造访，激励我写出了另外一些有关中国的诗篇。我自觉与中国诗缘甚深，决不是一组诗便了事了，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对我来说，这本小书是我对中国的回礼。中国为我提供了深厚的友谊与丰富的灵感，我觉得实在是无法报答。1985年我作为中国作协的客人，携妻女重游中国，更加深了这种感觉。我谨以这本小书中的诗歌及其他一些作品，聊表我对中国的感激之情，也证明我向中华文化学习的热衷。

杰里·葛德士

我的文学生涯

杰里·葛德士

我以诗人、剧作家、批评家、编辑、文集编选者、出版商、教师的身份工作了近二十年。在此期间，我创作了二十一部作品，编选了其他作家的四十部作品。虽然我的主要兴趣是写诗，但文学生活的情况却是如此：作为一个诗人，如果他要想能继续从事他的创作，那就得戴上不同的头衔。出于谋生的缘故，同时也为了使祖国文学繁荣昌盛，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促进文学发展的工作：讲授、编辑、编选及出版加拿大许多作家的作品。

六十年代末，我倡导并率先撰写名为《加拿大文学研究》的专论。至今，加拿大一流的评论家已为该专论写了十七个专题的文章。该专论以

对玛格丽特·埃士得作品的评论而告终。我认为完全可以这样说：这些评论研究文章对加拿大文学批评的发展以及对加拿大文学信息的传播已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80年，针对加拿大出版事业的不景气状况，我在文学作品的出版上作了一个新尝试，创办了一个叫扇形的出版社。在头三年中，扇形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一种作品。我们设立了专门的订购点和零售点，它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包括著名的《金融邮报》），广播电视中，赢得了赞赏。扇形出版社出版的书，获得了三个装帧奖，一个总督奖，并获得了两项较重要奖的提名。仅仅四年，扇形出版社（我已转让别人管理）已逐渐被认为是加拿大最重要的小型文学出版社之一。

我作为评论家、书评作家和文选编者的生涯前后持续了十五年。在这期间，我编辑了三部大型的文学选集，这些选集全都成了主要的教科书。三部书总计销售了十三万多册。这三部书是：《二十世纪诗歌和诗论》（1969，1973，1985）、《十五位加拿大诗人》（1971，1978年重版改名

为《二十位加拿大诗人》）和被提名获伊顿书奖的《斯科卡姆·瓦瓦：加拿大西北部作品选》。

我还编辑了这些书：《内心的感应》（一部新诗人的诗选集）、《分离的统一》（一部政论文集）、《伟大的温哥华选集》（为纪念温哥华诞辰一百周年而作）、《中国：七人的沿途见闻》（这部集子是我和六位作家1981年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客人在中国旅行时写的）。

我在此不打算谈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工作，因为在这篇文章里，我介绍的主要是我的文学生涯，而不是我的学术工作。但是有一点要补充，除了我的文学评论集《康拉德晚期小说》（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社，1980）外，我还在加拿大、美国、英国及澳大利亚的报刊杂志上至少发表了三十五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

* * *

本人已出版的著作如下（主要系创作作品）：

《诗集》（1971 劳伦特大学出版社）

《河湾》（1972 塔隆书社）

《蛇根草》（1972 塔隆书社）

《马主人的信》（1973 奥伯伦出版社）

《战争和手段》（1976 阿南西出版社）

《严峻的考验》（1981 特恩斯顿出版社）

《赤褐色的军队》（1984 奥伯伦出版社）

《那些可恶的英国人》（1984 加拿大剧作家出版社）

获奖作品主要有：

《马主人的信》，1970年荣获多伦多大学为诗歌所设的E·J·普拉特奖（一百加元奖金和一块金质奖章）。

《严峻的考验》，1982年获加拿大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诗集奖（五千加元奖金和银质奖）。

六年来连获安大略艺术委员会奖，奖金总计大约五千加元。

获加拿大艺术委员会写作奖：其中两个艺术奖，每个一万美元。

获皇家石油公司奖金和多伦多大学教学奖金。五年间曾担任九个不同课程的教学工作。

名誉奖和职务：

1976——1977年，任亚伯大学住校作家。

1979年夏季，任康可迪亚大学住校作家，但实际整个期间从事教学工作。

1984年3月，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档案处购藏了我的手稿。

曾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参加加拿大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

担任加拿大艺术出版委员会及评奖委员会委员有十年之久。

其他出版的书刊：

我的诗和短篇小说登载在五十多种杂志、定期刊物、报纸上和被编入选集中。其中有的刊在《现代加拿大诗歌·企鹅丛书》、《加拿大诗歌·牛津版》、《加拿大文学选集·牛津版》二卷上。这些作品曾被加拿大广播公司和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在许多节目里多次广播过，还在私人及国家的电视节目中播放过。最近，我的诗已译成法文，刊登在《简练文笔》杂志的一期专刊上（舍布鲁克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同时也译成

汉语，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曾五百多次被邀请到加拿大、美国、英国和中国的中学、学院、大学、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以及书店朗诵我的诗。目前，我正忙于翻译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的作品，这些作品将收入名为《我没注意到太阳在落山》的文集里。同时我还有一本自己所作的名为《无争论的唯物主义诗》的诗集也准备出版。我曾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已收入由奥伯伦出版社编的文集《动荡的西部》中。除了已出版的剧本《那些可恶的英国人》（1981年在蒙特利尔上演过）外，我应设在艾德蒙吞的西部文艺创作会之约，写了一个剧本，名为《风马牛不相及》。目前，我又在写两部以我的家乡温哥华为背景的剧本。

尽管很忙，我还是要挤时间来完成另两部主要作品。一部是关于香港的沦陷，一部是叙述中国人发现北美洲的长篇作品。

17208/18

目 录

致中国读者……………杰里·葛德士

我的文学生涯……………杰里·葛德士

陶俑大军（长诗）……………（1）

饲马官书简（长诗）……………（31）

加拿大：美与现实（随笔）……………（43）

盐腌圭金（短篇小说）……………（72）

结 帐（短篇小说）……………（92）

西部难安身（短篇小说）……………（110）

公共墓地（短篇小说）……………（135）

陶俑大军

御者：

你们算啥，吊儿郎当的步兵，
这一匹陶马比你们全都精神。

那天它才刚刚出窑，
毕陶匠便纵身往它背上一跃，

他踢着它直吆喝，“冲呀，杀呀！”
好似要挥戈朝敌营冲杀。

这陶马若真地振鬣奋蹄，

我丝毫也不会惊奇——

其他陶马象出于同一个模子，
只是釉色上得小有差异。

可这一匹却确实是龙种，
久为御者，我善相马胜于识别人的面孔。

毕师傅又偏腿儿往地上一跳，
马背刚好与他一般高。

接着他还兴犹未尽了，
替它添上两撇绿胡子^①，笑得前仰后倒。

持矛武士：

重阳前毕师傅为我量过一次身，
十月间我再去让他把像塑成。

① 毕加索也曾画过一匹有两撇绿胡子的马。

它戴盔披甲，手持长枪
好一副威风凛凛模样。

毕师傅陶醉得倾干了酒囊，
还夸我长得象天兵神将。

这兵偶和我倒也确实相象，
竟连领头袖口都没走样。

我对着它看得如痴似狂，
仿佛我的魂魄已附到它身上。

后来我突然被派上战场，
这塑像竟令我留恋悲伤。

一想到归期渺渺，天各一方，
辛酸味更烈于背井离乡。

毕师傅亲切地拍拍我肩膀，
“怎么啦？当兵的可不兴儿女情长！”

卫士：

毕师傅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我还认为他是恃才倨傲。

我当过始皇陵墓看守，
把守墓道的入口。

墓室里有无数工匠，
精心营造这冥间殿堂。

听其他的看守说，
工匠们还挺快活。

我无意中把这话告诉了毕师傅，
当时他正端详着我的头部。

他听了竟勃然大怒，
说要砍下我脑袋，看看为什么这般糊涂。

不消说我不会在他作坊久留，